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咒棗記
第十二回 陰司立賞善行台 真人遊賞善分司

卻說真人走過了悽惶境，起頭一看，只見一個總門，門樓上匾著「賞善行台」四個大字。那賞善行台，瓊樓玉殿，碧瓦參差。左右兩階列著八所官殿，每所官殿門首都是朱牌金字。第一所朱牌上寫著「篤孝之府」四個大字。判官領真人走將進去，彩幢絳節，仙樂鏗鏘，瑞氣繽紛，異香馥鬱，說甚麼神仙洞府也。判官同真人到府堂之上請出幾位來相見，出來的都是通天冠、雲錦衣、珍珠履，見禮畢，分賓主坐下，敘話獻茶。判官道：「此一位薩先生，係陽世人，奏名真人，因遨遊地府，今日特來相訪。」那幾位道：「有勞光降了。」判官道：「薩先生可認得這幾位老爺麼？」真人道：「在下不曾相識。」判官道：「列位都是些篤孝君子。這位姓孟，尊諱宗。母疾，冬月思竹筍煮羹，因抱竹而哭，筍遂生，後朝廷旌獎為光祿大夫。這一位姓姜，尊諱詩。事母至孝，母愛飲江水、嗜魚膾，舍傍忽有湧泉，味如江水，每日躍出雙鯉，取以供母，後朝廷旌獎為中書丞。又這一位姓黃，尊諱香，年九歲，夏則扇枕，冬則溫衾，後朝廷旌獎為御史大夫。其餘列位，大率都是孝子，都在這個篤孝之府。」真人喏喏連聲，乃問道：「列位既都是孝子，怎麼不輪迴出世？」判官道：「這些賞善行台裡面的人，都得天地之正氣，無了無休。每遇明君治世，則生為王侯將相，流芳百世。不遇明君治世，則安享陰司，默受天福。」真人道：「孝子這等尊哩。」遂拜辭而去。至第二所官殿，朱牌上寫著「悌悌之府」。崔判官領著真人進去，依前的儀從，依前的仙樂，依前的天花，見幾位依前的通天冠、雲錦衣、珍珠履。判官同真人見禮畢。判官道：「這幾位真人可相認麼？」真人道：「其實眼小失認。」判官道：「列位都是善事兄長的君子，略說幾位你聽。這一位姓姜，尊諱袞。令弟尊諱季江，適野遇盜，兄弟爭死，賊釋之而去。嘗為大被共寢。這一位姓庚，尊諱袞。家大疫，長兄病亡，次兄復危殆，家人皆出避於外，袞獨看其兄，不去。後，次兄病疫，公亦無恙。父老咸曰：『歲寒，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。』這一位姓田，尊諱真。這一位是他令次弟，尊諱廣。這一位是他令幼弟，尊諱慶。其家人議分其財，庭前有紫荊樹，欲砍而分為三樹。一夕，忽枯死。他賢昆仲即抱樹而哭，說道：『草木無情，尚不欲分拆，況人乎？』賢昆仲遂不復分拆，紫荊復茂。其餘列位，大率都是盡悌道的。」真人諾諾而退。

遂進到第三所官殿，朱牌上寫著「忠節之府」四個大字。崔判官同真人進到裡面，依前的儀從，有幾位乃是通天冠、雲錦衣、珍珠履，與崔判官一同見禮。判官道：「這幾位都是為國忘家，忠臣烈士，真人可相識麼？」真人道：「貧道略識得幾位。那二位，可是周漢亞夫老爺與馬伏波老爺麼？」判官道：「是。」真人又道：「那二位，可是唐張睢陽老爺與顏平原老爺麼？」判官道：「是。」判官隨問及真人怎的獨知此四位，真人道：「貧道在陽世，雲游到幾處功臣祠，塑有神像。內中有幾位相似著四位老爺一般。」判官道：「其餘列位都是些忠義之士，皆在這個忠節之府。」真人道：「原來這幾位老爺還在陰司安享哩。『雪霜萬里孤臣老，光岳千年正氣完』。誠然，誠然。」遂相辭而退。

及至第四所官殿，朱牌上寫著「信實之府」四個大字。崔判官同真人走將進去，依前的儀從，看見幾位老爺依前的冠服，見禮畢。判官道：「這列位都是以實為實，守信的君子，真人可相識麼？」真人道：「實不相識。」判官道：「我略說幾位你聽。這一位姓朱，尊諱暉，全朋友之信，周朋友妻子之急，官至尚書左僕射。這一位姓范，尊字巨卿，千里之遠不爽雞黍之約。這一位姓鄧，尊諱叔通，聘夏氏女為婚，女以疾啞。或勸其更擇婚，公謂：『業已聘矣，棄之如信何？』竟不更娶。其餘列位，都是言而有信、篤實的君子，都在這個信實之府。」真人既辭而去。

又到第五所官殿，朱牌上寫著「謹禮之府」四個大字。崔判官同真人走將進去，依前的儀從，看見幾位老爺依前的冠服，見禮畢。判官道：「這幾位老爺，真人可相識麼？」真人道：「不曾相識。」判官道：「這都是謙卑遜順守禮的君子。我略說幾位你聽。這一位魯恭士，尊諱池。行年七十不敢越恭，嘗說：『君子好恭以成其名，小人學恭以除其刑。』魯君歲賜錢萬貫。這一位姓王，尊諱震，年六十四而終，閭君喜其謙厚有德，增壽一紀，壽至七十六。這一位姓狄，尊諱青塵，客酗酒大罵，至取杯擲其面，公唯唯謝罪，執禮愈恭，官至樞密使。其餘列位都是恭而有禮的，都在這個謹禮之府。」真人道：「『謙受益，滿招損』，宜乎。這幾位在陰司安享哩。」

及至第六所官殿，朱牌上寫著「尚義之府。」依前儀從，看見幾位老爺依前的冠服，見禮畢。判官道：「這幾位，真人可相認否？」真人道：「失認。」判官道：「這都是義重如山的君子。我略說幾位。這一位姓吳，尊諱達之。嫂死賣身營葬，弟夫婦自鬻於人，賣田十畝贖之歸。齊高帝聞其仗義，賜田二百畝。這一位姓張，尊諱公藝。嘗寫著百個忍字，九世同居。這一位江州陳義門，亦九世同居的。家的百犬，同牢而食。一犬不至，百犬不食。南唐立為義門。其餘列位皆是重義的君子，都在這個仗義之府。」真人道：「『世間盡是貪心者，尚義疏財有幾人』。這幾位老爺該住在這仗義之府。」

第七所官殿，朱牌上寫著「清廉之府」四個大字。崔判官同真人進去，依前的儀從，看見幾位老爺依前的冠服，見禮畢。判官道：「這幾位老爺，真人可認得麼？」真人道：「不敢欺說，今番略認得幾位。」判官道：「真人認得那幾位？」真人道：「那一位李學士，尊諱本。持身清白，奉使突厥，歸，卒於途，止襪被而已。有詩云：『覆身惟有黔婁被，垂囊應無陸賈金。』那一位孫副使老爺，尊諱恒。平生不事產業，案頭惟有警編一帙。卒之日，無一錢尺帛遺子孫。又那一位是趙軌老爺，為齊州別駕，入朝，父老送之曰：『公清如水，請前一杯水奉餞。』我認這幾位老爺可真麼？」判官道：「是。但那一位是前漢楊震老爺，為涿郡太守，暮夜辭金的。那一位是後漢劉寵老爺，為會稽太守，召還止受一錢的。那一位是晉鄧倏老爺，為吳郡太守，惟飲吳江水的。真人還認不全哩。」真人道：「此前朝人物，貧道實未曾相認。」判官道：「再到第八所官殿去看一看。」

只見朱牌上寫著「純恥之府」四個大字。真人隨判官進去，依前的儀從，見幾位老爺依前的冠服，見禮畢。判官道：「這幾位老爺，真人可相識麼？」真人道：「此也略認得一兩位。那一位是吳伯成老爺，為御史鞠獄，有德及於人，其人謝以黃金一錠，吳老爺說道：『快拿去，不要羞了我眼睛』。又一位是王樞密老爺，尊諱樸。嘗持節按行風俗，有郡官贈以金，王爺道：『汝愛我耶，還是羞我耶？』堅執不受。」真人認了這兩位，遂問於崔判官：「先生，貧道認這兩位老爺，可真麼？」判官道：「真。但前面的那一位是管學士，恥華服之污體，終身布衣；左邊那一位是奉觀察，恥車徒之污足，徒步而行；右邊那一位是范樞密，恥華堂之污，居革門桑戶。真人還未識哩。」真人道：「彼一時也，此一時也。此皆漢唐人物，貧道實未識得。」遂相辭而去。